三月二十日的早晨

叶兆言

六点钟的时候,天完全亮了。路灯也灭了,江面上漂浮的航标灯,不再闪烁。能看见的灯光,只有江心洲马路上的信号灯。只有信号灯,即使到了大白天,也在不知疲倦地工作。我的角度只能看见这么一个红绿灯,从坐着的地方看过去,隐约地还能看见,看见它掩映在绿树丛中。

住在35层的高楼上,居高临下,可以远眺,可以看见无限远的地方。天越来越亮,远处的五桥开始出现了,在初升的阳光照耀下,越来越显眼,越来越清晰。我所处的位置是长江边,在这个城市最北面,五桥又叫大胜关大桥,在南京城的最南面,此刻,一南一北,我们正互相凝视。

长江就在我的脚下,拐了一个大弯,它是从南边过来的。大江东去这四个字,起码从我的位置来看,并不准确。不远处是江心洲,它的洲头对着我的窗口,仿佛一艘巨大的还在行驶的航空母舰,正准备向我漂移过来。离它略有点距离,是从长江里新升起的潜洲,这是一个无人小岛,没有电,没有人迹干扰,已经成为鸟的天堂。随着春天到来,岛上干枯的树枝,突然就全绿了。

此时此刻,成群的鸬鹚在江面上捕鱼,它们在冬天飞过来,栖息在附近,每天一大早,赶过来进食。鸬鹚是候鸟,擅长潜水,是疯狂的捕食者,随着天气转暖,即将飞往别的地方。能与鸬鹚争食的,还有白鹭,还有江豚。白鹭也是候鸟,很多,飞来飞去,它们不会游泳,捕鱼的动作比较优雅。江豚,南京人又叫江猪,捉鱼时,会惊奇地跃出水面。在早晨很难看见它们的身影,观察江豚的最佳时刻,通常都是在黄昏。

长江水位很低,处于枯水季节,整个冬天都这样。刚查了长江下游水文网,此时的水位是3.81米。今年最低时,长江水位只有2米多。前些年发大洪水,长江的最高水位是10.39米。也就是说,我窗下不断变化的长江水位,最高与最低相比,差不多有8米之差,相当于三层楼高,这真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数字。

水位低并不影响航运,此时此刻,江轮来来往往,川流不息。千万不要小看长江航运,它的吞吐量,一般人想猜都猜不出来。事实上,它若排名世界第二,就不会有世界第一。大家都知道的苏伊士运河,年货运量是长江的三分之一。美国的密西西比河、欧洲的莱茵河,两者的运输量相加,也抵不过长江的货运量。

除了长江,我脚下还有秦淮河。南京的秦淮河,从这里注入长江。长江水位低,于是有一个控制水位的水闸。没有水闸,秦淮河就会见底。水闸形成了瀑布,这里的水是快速流动的,正是因为这样,会出现洄游的鱼群。有了鱼群,自然也就会有鸬鹚,会有白鹭,会有江豚。

我的导师陈旭麓

谢俊美

导师是一位学者的引路人。影响我一生治学为人的导师有两位:一位是我的研究生导师陈旭麓先生;另一位是当代清史研究的大家戴逸先生。两师虽已作古,然而回忆他们对我的教诲,仿佛就在眼前。

一九七八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制度。我从报上知道陈旭麓招收研究生,于是报名应考。先前我从未与先生谋面。考前我拎着一捆习作《日本侵华史》去拜见他。他一口湘西土话,听不懂。他的助手何泽福告诉我:他说人家不做学问,你坚持读书治学,他欢迎你来报考。后来我将报考陈师研究生的消息告知我南开的老师魏宏运先生。先生回信说,旭麓先生是近代史大家,我支持你报考他的研究生。

录取后,知道陈师正从事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研究。我们的任务就是跟他学习搜集资料。他说现在用什么观点来研究近代史呢?他说就是社会变迁,新陈代谢的观点方法。新陈代谢本来是生物学的名词,但他说社会人事也有新陈代谢。我们边学习,逐渐对之有了认识。

我跟随先生学习前后有12年之久。与其他同学毕业后离开他相比,我要幸福得多。毕业后留校担任他的近代史研究室学术秘书,协助他收集、记录、整理资料,撰写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讲稿。在学习过程中,我结合自己的研究课题,随时向他请教。因此,我比其他同学条件优越。他布置我研究近代政治制度变迁,我前后费时十年,每写一章,都请先生审阅,先生总是一丝不苟加以修改。他反对史料堆砌,要我将史料消化后用自己的话去表述。他说,光有史料还不够,还要有思辨、分析、说理。告诫我学会宏观思维、辩证思维、批判思维,研究人物要有形象思维。他的教导使我获益匪浅。我的《翁同龢传》《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》等著作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。他还要我读马列著作,读《共产党宣言》《国家与革命》《反杜林论》等著作,指出历史学者没有理论水平,他对历史论述只能是资料汇集,这是没有意义的。针对我文章干枯,要我读《红楼梦》《水浒》等四大名著。他的教导如同醍醐灌顶,令我茅塞顿开,终身受益。

陈旭麓不仅是位历史学家,也是一位诗人。早年就读于长沙国专,对于国学有很好的研究。他才气横溢,文笔犀利,他对陈独秀狱中诗的诠释、分析,精辟入里,显示了他对陈独秀思想的理解。他是湖南双峰(原属湘乡)人,重礼教。平日言谈亦庄亦谐,举止温文尔雅,寓教于谈笑之间,但对大是大非原则问题则毫不含糊,刚正不阿。对学生于情于理,视如家人。他无愧为当代杰出的宗师,诗坛、文坛一位大家。

扫一扫,关注"夜光杯"

黑马王子

王慧兰

"要走了吗?"快下班的时候,黑马王子的消息准时发来。我回:"马上下来。"他秒回:"不着急,我在老地方等你。"急匆匆地收拾东西关电脑走人,同事见了调侃说:"哟,黑马王子来啦。"我嘿嘿一笑,带着愉快的心情,赶紧按电梯。

黑马王子并不是老公,大家都知道,他其实是我们单位停车区域的保安。我们单位的停车区域是隔壁小区门口的上街沿,东起药房,西至水果店,差不多50米的距离,由小区保安管理。按照地形,可以停四五十辆车,只有两端有出口,看上去就好像一个华容道的现场,车子停在里面经常要挪来挪去。这里的收费是10元一整天,和附近计时收费的商务楼比,香多了。但在那里停车经常要忍受保安的各种"陋习"。比如,某天你会发现自己车里有很大的烟味,因为有人在你车里抽了烟。有时候你去取车,保安不知去向,只能眼巴巴地干等……总之,在这里停车的感受很差,每天都要忍一忍。

没想到,突然有一天云开雾散了。管停车的保安全都被炒了鱿鱼,据说是小区业委会干的。黑马王子来接班,他自我介绍说,我姓张,以后我负责这里的停车,能否加一个微信?因为对之前的保安没什么好印象,我对加微信的事有点不情愿。他说,没关系,微信里面只说停车的事,不会打扰你。黑马王子就是他的微信名。

黑马王子言而有信,是个有分寸感的保安,也是保安界的一股清流。他聪明。短短几天的时间,他就把我们的车和人对上了。不光如此,他还掌握了我的上下班时间,总能在下班前一点点的时间把车子挪出来,方便我直接开走。而不会像以前,每次都要到了现场,才开始挪华容道。他贴心。早上我怕迟到来不及,就给他发消息,他会在路边等我,直接帮我泊车。有几次我把带的饭盒忘在副驾驶,他会发消息提醒我:"今天是不是带饭了?"忘了关车窗,他会帮我关好。我开老公的电车来,没有车钥匙,他就帮我预留最里侧的车位,拍照发消息给我:"你的VIP位置。"我高兴地和同事分享,自从黑马王子来了,楼下的停车,让我停出了外滩商务楼的高大上感觉。他正直。我有时忘记付停车费给他,他也不催讨。有时候我转了钱,他忘记点收款,直到24小时后我再转一次,他就说"谢谢"。我喜欢这种客气来客气去的感觉。曾经,我给他发过两次红包。第一次是在春节后的上班日,我略表心意,祝他开工大吉,他发消息说:"谢谢,不用。"第二次是他离开的那一天……

我在开会,收到黑马王子的消息:"钥匙交接好了,我走了。"他和我说过,小区改选了物业,他面临着不再续聘的可能。我本来还抱着一丝丝的希望,看到消息很失落,没想到连亲口说再见的机会也没有。下班后我去取车,看到车子停在出口处,车头朝外,显然都安排好了,心头一阵莫名的感动。我发红包给他,祝他今后工作顺利,感恩这两年多来的照顾。他还是回答那几个字:"谢谢,不用。再会!"

很快来了新保安。他们在出口处加了两根地桩,只保留一辆车的宽度,把原本就复杂的地形搞得更加复杂。之后的每一天,去停车的过程中都会让我想起黑马王子,很多的细节是我和他之间的默契,就好像他会在下班时提前发来的消息,就好像我一坐上去就无需手调的驾驶位,就好像临走时候的那句关照"路上小心"。

弗洛伊德面

蒋 力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淮海中路和陕西南路的十字路口,每晚十点以后都会出现一个路边摊。光头摊主经营的品种是上海式的面条:汤面和葱油拌面。汤面是以"阳春面"为基础,上面可加"浇头"。光头摊的"浇头"总共四种:炒辣肉糜,肉末雪里蕻,荷包蛋,自制卤素鸡。

"上音"所在的汾阳路距此不过三四百米,这个路边摊的顾客,绝大多数是音乐学院的学生。虽然"上音"的学生素以挑食著名,但这个又近又便宜的路边面摊,还是得到了学生们的青睐,每晚营业到凌晨一点。学生们来自全国各地,大都选择汤面,"浇头"则按自己口味,挑选一种乃至几种。那款辣肉糜是必选的。"辣肉面"在当时的上海面馆和小吃店都有,但"专宠"这个路边摊的辣肉糜"浇头",原因无外乎光头的制作别有门道。除了主料猪肉糜之外,佐料大约有两种:一个是上海人口中的"辣糊"——把红辣椒切碎,用盐、糖、白酒腌制后,再研磨成细糊状的辣酱;二是番茄酱。用这两种酱料烹制出的肉糜,红汁浸润,堪称中式意大利肉酱。光头摊主的肉酱料理过程无疑有自己的"秘籍",其名声刚开始在"上音"悄然传播时,不少学生并不以为然,等到亲自尝过之后,居然转天到了晚上就不由自主地又奔向那个十字路口了。作曲系福建籍学生翁持更,给这道美味小食起名"弗洛伊德面"。在那个新思潮激涌、新概念冲撞的时代,弗洛伊德的哲学和美学都很时髦。这个不明觉厉的名字,一下子就把这个地摊小吃提高了不止一个档次,人皆赞之,弗洛伊德从哲学符号瞬间转成了美食符号。颇有想象力的翁持更同学,后来成为很有名气的作曲家,是浙江省音乐家协会的主席,这个春天,他参与作曲的歌剧《李清照》正在全国巡演。但对同期的校友来说,他的任何作品,都抵消不了他命名的"弗洛伊德面"的影响力。这一点,可能他自己也没有料到。最后再说一个秘密。翁持更的一个同学,爱作曲亦爱烹饪,因为好这一口,自己潜心攻关,最终破解了光头的"秘方"。有当年的食客校友品尝过,评价说:一模一样。

大师情牵地

吴联庆

晴朗的春日,我跨过塞纳河新桥,踏入波拿巴特街,经过一排咖啡馆与画廊,看到前面两扇气派的镀金铁门和一尊高高的雕塑时,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到了。学院屹立于塞纳河左岸,与卢浮宫和杜伊勒丽公园很近,具有极佳的人文环境与艺术资源。大画家徐悲鸿、林风眠、颜文梁、潘玉良、刘开渠、吴冠中等,都从"巴黎美专"走出。想到脚下的路,曾留下过诸多大师深深浅浅的履痕,心情萌动。

步入这所世界美术院校中天花板级别的名校,我在学校的雕塑厅、环形课堂和教学楼里久久徘徊,在庭院喷水池与户外众多雕塑间流连忘返。学院的主建筑是"学习宫",分多个不同类别的美术室。从宫里的楼梯到大厅,都是精致的壁画和雕塑,展品大多为名作的全尺寸复制品。

大师曾是少年。徐悲鸿24岁到巴黎,几天后急切地进入卢浮宫参观,他如饥似渴,观赏一幅幅名作,惊呼作品"神奇美妙,不可思议"。从此,他成为卢浮宫常客,在馆内临摹名画时,仅带一个面包一壶水,一坐一整天。在德拉克洛瓦作品《希奥岛的屠杀》前,他被感动到痛哭。徐悲鸿游学欧洲8年,在巴黎7年,是"美专"出勤率最高的学生。这个优等生才华四溢,创作丰盛,仅1927年就有9幅作品入选法国国家美展。

流光百年。此刻,在卢浮宫德农馆77展厅,我伫立于德拉克洛瓦的巨制前良久,脑补当年徐悲鸿在此的场景:"每天学习工作十小时,并为经济窘迫而困扰。"他生活清苦,租住在弗里德兰街老公寓8号顶楼,两侧不能直立,法国人称为"佣人房"。徐悲鸿1922年在给友人的信中说,每天步行到校,必走"皇后大道"即香榭丽舍。几年后,徐志摩的《巴黎的鳞爪》在上海出版,诗人用浪漫而美丽的语言介绍巴黎,并出现"香榭丽舍"译名,此后,"香街""巴黎香水""法国婚纱"等在沪京流行。直至今日,"香街"仍是中国游客巴黎行的首站。

中国大师的法国情牵地还有枫丹白露,朱自清曾对之一见倾心。枫丹白露是个古镇,我曾用脚步把小镇丈量了一遍:半小时。镇旁的国王行宫颇为著名。朱自清翻译的枫丹白露,蕴含古典诗词之美,白露是"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"的秋景,枫丹则为"枫叶红彤,露水盈盈"的美妙。枫丹白露既是宫殿,又是园林,更体现艺术的交融,雕塑、绘画与建筑在这里彼此呼应。朱自清对这座宫廷园林甚为偏爱,他在著作《欧游杂记》中列单篇描述,行文清幽细密,满溢诗情画意。游记里首次出现法译中地名——枫丹白露,从此一锤定音,百年流传。

看 山 齐铁偕 诗书画

依依九折湾,隐隐钓舟还。
雾里丹青湿,看山不入山。

暮春看含笑

钱红莉

暮春,去小城绍兴。车过长江,山河气质迥然不同,处处流水韵致,烟云蔼蔼。黄昏,散步于粉墙黛瓦的庭院,忽闻阵阵冰淇淋的甜香,不必寻觅,一定是含笑开了。移步它处,果不其然。少有花朵给予人味觉上的享受,含笑是这世间的唯一。含笑开在每一年清明前后。抱蕾灰褐,有绒毛,花开鹅黄,每一片花瓣似乎镀了一层釉,有和田玉的微光,花开四五日不谢。清明多雨,含笑的甜香气始终飘不远,如若《梁祝》十八相送般兜兜转转。在江南的气候里,含笑作为灌木,总被园林工人修剪成圆形,花朵小而繁,一如春夜星空。没有哪一样花朵的香氛,有含笑如此接近食物的香气,散发着摧枯拉朽的奶油味,叫人唾液生津,味蕾迅速起了甘甜,不自觉做着吞咽动作。含笑的香氛里一定藏有致人快乐的内啡肽因子,不然,何以一闻着它的香气,人便无端地快乐起来了呢?含笑花瓣形如指甲盖,起先包裹于坚硬的壳子里,毫不起眼,慢慢地,四月的熏风吹呀吹,灰褐色外壳忽然裂开一道口子,吱呀一声,循声坠地,里间花瓣顺势延展,像小鸡雏出了壳,遍体鹅黄,色泽温馨。一朵含笑,通常三四瓣不等,完美拢起一个圆,酷似穹顶建筑。花开半酣,香气殊异,渐几日,花瓣彻底舒展,由黄而白,露出纤细花蕊,香气渐淡。

含笑花期长,可自暮春一直延伸至初夏。花期盛时,一树树生动跳脱的乳黄,恰似幼鹿的眼,灵动可爱。摘几朵半开花蕾,团于手心闻嗅,比吃着冰淇淋还要满足。含笑花型微小,却散发出如此甜糯气场,一如人之婉转心肠。有一年,也是暮春,我独一人游荡于西湖瀛洲岛。岛畔邂逅含笑两株,颇有些年岁了,已成乔木,高及人头,满树花蕾星辰般隐现,花色含蓄内敛,香气置人微醺。咫尺处,便是一架长达数米的木香,万花怒绽。含笑小小花蕾,用意深曲,一如小姐待字闺中,予人虚静之感。木香开花,有如涛走云飞,一派风云跌宕的喧哗。这两样花毗邻而开,动静适宜,令西湖的格局有了景深。人行其中,如梦似幻,多年不忘。有含笑的暮春,世间不曾有什么不是美的。

十日谈

百花开在了春风里,也开在了诗词中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出门俱是赏花人

责编:吴南瑶